



橘山守望

□冉启芬

眼前是沉默的群山，层叠的墨绿之上缀满无数盏小太阳似的橙红。这就是故乡的山——藏着父母的半生和我的整个童年。风过处，枝叶簌簌，像是山在低低叹息，又像是在对我这个回家的人说着只有我们能懂的絮语。

山里太静了，静得能听见自己脚步踩在松软土地上的声音，能听见柑橘从枝头挣脱，“噗”的一声落进草丛的闷响。

偌大的山野，如今只剩父母与四姑两户还固执地守着这片喧哗过后的寂静。四姑父去年冬天走了，山好像又空了一块，幸好大表哥带着儿子从外地赶了回来，给这片寂寥添上了几笔难得的人声和热闹。可这热闹终究是单薄的，像傍晚山坳里浮起的一层雾气，太阳一照便散了，还原出漫山遍野、无边无际的静默和孤独。

我的手指抚摸过粗糙的柑橘树皮，记忆却顺着纹理滑向了再也回不去的从前。

那时，山可不是这般寂静，它是沸腾的、喧闹的，是装满整个童年宝藏的魔盒。清晨，我们一群毛孩子，书包在背后“哐当”作响，沿着一条被野草占领的崎岖山路去上学，露水打湿裤脚，笑声惊飞山雀。

夏天的夜晚才是山的狂欢。我们早早扒完饭，碗一丢便奔向二伯家的堂屋。那台小小的黑白电视机像一扇神奇的窗，当屏幕亮起、雪花点退去、正片开始的音乐响起，满屋子的人都屏住了呼吸。大人摇着蒲扇，小孩挤在条凳上——屏幕上刀光剑影、恩怨情仇，屏幕外我们为每一个情节惊呼、争论。那时的暑热是被集体的笑声和专注驱散的，而如今的夏夜只有空旷的虫鸣和流转的星河，美丽却清冷得让人心悸。

现在，山成了父母与土地之间一场沉默且漫长对话。这土地是慷慨的：春天给你一山醉人的花香，引来蝶蝶如织的梦幻；秋天便还你一片压弯枝头的硕果，金黄灼灼，是兑现了的承诺。山间的土地滋养着柑橘，也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村民。我们从大山的怀抱中汲取力量和梦想，然后顺着弯弯的山路走向山外广袤的世界。

而我，或许是兄弟姐妹中最幸运的那一个。工作的城市离家乡不远，每个周末都能让车轮驶过这份思念的距离，回到这片宁静的怀抱。归来，不只是为了帮父母摘下一棵树的沉重，更是为了摘下一份自己的心安。在这里，我触摸的不仅是冰凉的柑橘，更是童年温热的脉搏；呼吸的不仅是清新的空气，更是自己生命源头不曾断绝的气息。

我渐渐明白，这片山、这片土地，它从未真正空过。那些外出的脚步，只是它延伸的根须；那些城市的灯火里，跳动着它输送的养分。

大山像一位沉默寡言的父亲，将它的孩子推向更远的天空，自己则站在原地，身影被岁月拉得越来越长，也越来越孤独。大山也像母亲永远敞开的家门，无论它的孩子衣锦还乡，还是疲惫倒地归家，它总以同样的姿态去迎接——用一山不变的翠绿，用枝头恒久的橙黄，用夜里留着的昏黄如豆的灯火。

只是深深吸了一口气，馥郁的橘香仿佛更浓了，丝丝缕缕钻进肺腑、沉入心底。这香气是山的呼吸，是土地的吟唱，是记忆的封印。即使走得再远，故乡那头总系着一片浑厚的土地，永远有一枚熟透的柑橘默默地挂在岁月的枝头。

(作者单位系重庆市开州区汉丰第四小学)

特别策划

故乡今夜思千里



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片最熟悉的地方——故乡。故乡不仅是地图上的一个坐标，而且是许多寻常瞬间拼凑起来的记忆：一种气味、一道风景、一声乡音，还有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旧日时光。本期文字记下的便是这样的记忆，它们朴素、平常，却能永远留在生命之中。

小时候天天盼过年，一盼就是一年。出了正月盼二月，过了二月盼三月……只盼到母亲说“这天是真冷了啊，进腊月了”。母亲这句话是把好用的钥匙，“咔嗒”一声就能打开通往“年”的大门。

进了腊月就有好吃、好玩、好看的。先吃腊八粥，再腌腊八蒜，然后是腊月的糖瓜儿、年糕、烧肉，还有鞭炮、福字、红灯笼……样样都让人喜欢。

腊月的集市最热闹，那里是美食的大观园。过了腊月二十三，原本“逢五逢十”的赶集日变成天天都有。集市上的年货摊子像一夜之间从地里蹿出来的，摊子错落联排，连成好几条五彩斑斓的长龙。

集市上，卖酒的吆喝“酒香”，卖肉的吆喝“肉香”，卖糕的吆喝“糕香”，卖果的吆喝“果香”……大集上什么都是香的。

街边的商铺也比平时忙。

粮店的老板在铺门外支起棚子，棚下是米面油、醋、油盐，各色各样的粮食和副食分门别类、排兵布阵，红纸封面包着的核桃酥摆了一人高，油味儿裹着甜味儿直往逛街人的鼻子里钻。

铁匠铺烟囱里的烟十几天不断，

“大人望插田，小孩盼过年”，这句老话像一粒饱满的炒花生，在记忆里越嚼越香。

腊月的湖北乡下，寒风裹着蜡梅的暗香穿村而过。我刚跨进老家的木门，就被灶房里飘出的焦酥醇香勾住了脚步——土灶台的柴火“噼啪”燃着，暖融融的烟火气裹着炒货的香，丝丝缕缕弥漫出来。母亲正站在灶台前摆弄着河沙、沙铲、篾筛、簸箕，一场热热闹闹的炒年货大戏正要开场。

土灶台的火苗舔着铁锅，干柴燃出的烟火气绕着锅沿轻飘。母亲把洗净晒干的河沙倒进锅里翻炒片刻，待沙子吸足了柴火的温度变得滚烫，便抓一把花生撒进去。花生与热沙相拥，迸出醇厚的焦香，混着花生本身的油润脂香往鼻尖钻。母亲握着沙铲不停地翻炒，花生在锅里翻滚，香气愈发浓郁，渐渐从灶房飘出，绕着屋梁打着转，又漫进院子里，惹得院角的土鸡都频频探头。

炒南瓜子最是考验耐心。南瓜子皮薄肉嫩，火大了会焦糊，火小了又半生不熟。母亲把灶火调得温和，沙铲轻轻翻动，瓜子在热沙里慢慢舒展。南瓜子的清香一点点被唤醒，淡淡的果仁香混着微焦的草木气在鼻尖绕着不散。炒得正合适时，那股清

已有许久，我不愿再想起乡间的事了。尽管故乡离我并不遥远，宽敞的柏油路可以直达家门口，我却竭力避开有关它的一切思绪，然而消息仍不断从微信群里涌来。

有人拍了视频，说下边的塘被填平了，下边的半个屋场也被推平了。那么宽阔的一口池塘，曾经终年漾满清亮的水，如今却不知去向。记忆中的那口塘里，鱼儿总是肥美的，池水也永远清澈见底，再大的雨也搅不浑它。而那个老屋场，曾是我的出生地，是我儿时的乐园，我做过许多关于家的梦想，都是在老屋场那里发生的。

塘被填埋后，村子西边所有的联系仿佛就此斩断。其实，如今也没有再去西边的理由——村子的西边早已被推成一片空荡荡，李茶树湾、山脚王家、南溪桥都变成了记忆。我只能站在

山脚下，回忆起曾经的辉煌。

我没有再去西边的理由——

村子的西边早已被推成一片空荡荡，李茶树湾、

山脚王家、南溪桥都变成了记

忆。我只能站在

山脚下，回忆起曾经的辉煌。

我们现在的房子距离老屋不过十几米，位于村子东头。拆迁自西向东推进，西头的推土机日夜不停，即便人在家中也已坐立不安，想赶紧搬走。我把我的衣物、书籍等东

西运走后，便再也不愿轻易回乡。

我曾购有不少书籍，很长时间都会把一些读过而暂时不读的书带回乡

下，希望以后有时间再读一

读。乡下的书架比县城家

中的大，藏书也多于县

里，而今却不得不重

新拉回县里。我

还有一个逃

离的地方，父

母却不得不面对

这次彻底的离开，他

长街烟火

□张香娜

那缕烟顺着房梁向上、向远。腊月的铁匠铺不再打铁，改铸铜火锅，铸锅子的铜料是各家自带的纯铜，铁锤与铜料相击的声响比打铁声悦耳得多。铜火锅“咕噜”出来的海带丝鲜嫩翠绿，羊肉片在滚汤里打个转儿就能卷成云朵。母亲常说：“点上这个锅子，风雪都进不了门。”

纸张铺到年根就专卖“年货”——对联、福字、窗花、吊钱儿、门神等。腊月二十三之前在铺里买春联、福字、灶王像的都送糨糊，只需把糨糊刷子往墙上一抹，即便是十个指头宽的长对联也能贴得稳稳当当。店老板回回都嘱咐：“福字要倒着贴哦！”小孩子不懂，就对着他大喊：“那福不就倒（到）了吗？”对，要的就是“福到了”！

一尊黄泥炉子“蹲”在街口墙角，铁锅里“咕嘟”着琥珀色的糖稀。老爷爷拿竹签子挑糖画，手腕一抖就抖出一条摇头摆尾的鲤鱼。天冷，北风顺

着墙根儿打转，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攥着零花钱候在炉子边。我们的眼珠跟着糖浆转，最后定在活灵活现的鲤鱼身上就说什么也挪不开了。炉膛里的柴火“噼啪”作响，爆开的火星子落进雪堆，“滋啦”一声就腾起一线白烟。

备年货就为过年。年是红的，也是七彩的。我家檐下挂着干辣椒，红艳艳的辣椒映着洁白的雪色。有人家挂了干白菜、干豆角、干葫芦丝、干黄瓜条、干萝卜条，黄的绿的颜色各异、深浅不一。邻家的奶奶会剪红纸，剪子尖儿游走几下，胖娃娃抱鲤鱼的窗花就完成了。案板上摆着泡发的黄花、银耳、黑木耳，瓷盆里躺着碧玉似的雪里蕻。一个炉上，小火煨着红果山楂，“咕嘟”声轻得像老太太在打盹儿；另一个炉上炖着老母鸡，汤色金黄。煮好山楂，新蒸的大枣馒头顶着红点就亮相了，蒸腾的热气把窗玻璃哈出一层白霜。

年三十的暮色是掺了金粉的，落日映着烟花，夕阳照着灯笼。天一擦黑，鞭炮声就开始响个不停。厨房成了饺子的天下，各家屋里参差不齐的剁饺子馅声和着同样参差不齐的炮声，各样声音里都透着急吼吼、乱哄哄的欢喜。饺

子下锅时鞭炮随即点燃，在雪地上炸出一个个朱砂印，檐角的冰凌也在灯笼的温热烘烤下断裂坠下，顺带着把红灯和彩灯的光揉碎了一并散在雪地上。

小时候的年，是食物的香气，是朱红、五色的装饰，是代代相传的仪式，是对新一年的美好期盼。它在寒冷的冬季为人们带来温暖和希望，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暂时停下脚步，享受团圆和幸福。

如今，站在明晃晃的灯光下，冷柜里的速冻饺子、五彩元宵整齐列队，垂挂着的春联显出机器烫金的端正模样。很是怀念那些不够完美的过年景象：母亲和平时蹭到眉毛上的白面粉，铁匠铺弥漫整个腊月生生不息的铜腥气，老爷爷糖画里偶尔歪斜的鲤鱼眼睛……所谓年味，不过是粗糙里的温热、等待里的期盼、笨拙手工里藏着的真心吧！

檐角的冰凌依旧年年生长，母亲依旧会在深冬的某个清晨说一句“该进腊月了”。而我，也能凭着母亲这把“钥匙”打开记忆宝盒，等那些裹着糖霜的旧时光慢慢落下，在岁末寒风凛冽时唤醒埋在童年里的美好种子。

(作者单位系河北省承德市教育局)

刹那冰晶

□何亚娟

了客人，首先摆上桌的就是一大盘葵花瓜子。母亲一般会炒两种口味：原味瓜子，只放少许粗盐与瓜子同炒，火候拿捏得极准，炒出来的瓜子壳脆仁香，带着阳光晒过的滋味，嗑起来满口都是质朴的香；炒五香葵花瓜子时，她取来八角、桂皮泡出香汁，然后淋入瓜子焖干水分，撒盐后小火不停翻炒，五香慢慢渗透进瓜子壳里，嗑起来唇齿留香。

蚕豆、豌豆要炒得外壳起皱、裂开才够味，咬开时浓郁的豆香混着淡淡的烟火气在嘴里爆开，越嚼越有回甘。炒米则要在沙子里滚得通体金黄，散着淡淡的米香，咬起来嘎嘣脆。母亲边炒边说：“这炒腊货啊，就是纳新接福，炒得越香，来年日子越顺。”满满一屋的炒货香，混着柴草的烟火气，混着母亲的唠叨声、柴火的“噼啪”声，还有我和伙伴的笑声，酿成了最浓最暖的年味。

如今日子好了，超市里的炒货琳琅满目，一年四季都能买到，可总觉得差了几分滋味。我抓起一把母亲现炒的年货，指尖温热，香气绕鼻，心里温暖。这一锅烟火，炒的是岁月，是亲情，是灶火里藏着的团圆和期盼。

(作者单位系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华盛学校)

我们前前后后搬了一车又一车，什么也不得丢，不管日后是否用得上。

我的房间地上堆了一大堆衣服，那也是之前从县城淘回乡下的。现在，我不想把那些旧衣物带回县城，既无处安放也不会再穿了。父亲看着直摇头，却也无话可说，但我后来还是看见他捡了几件我扔掉的衣服。

还有那些装粮食的大瓮，父亲好几次认真地问我不要带走。其中有一只“千斤瓮”，据说真能装下千余斤稻谷，是他当年费尽心力才得来的。他反复问我，我也只能认真反问：“拉到县城，能放在哪里呢？”最终，瓮被运到上朱村三舅的老屋暂存，父亲坚持只是“寄存”，并未真正放下。

东西终于搬得差不多了，父母却仍时常往乡下跑，似乎总想再多带些东西。我却始终不愿直面村子的破败和荒凉——虽然可以想象，但却拒绝亲眼看见。我住在县城，从前总觉得自己是客居，如今看来县城反而成了落脚之地；而真正的故乡却一点消失。

安置房尚未建成，父母决定轮流在我兄妹几家住。大妹乡下的房子宽敞，大多空着，于是父母把东西都搬了过去，暂时安顿在那里。即使只是暂住，父母也立刻在门前屋后种上了辣椒和茄子；偶尔来我这里小住，他们便要说到“王牌里”——那个时候他们住了几乎一辈子的村落。

终于在一次电话中，父亲说老屋那边已经全部推平了，我们的房子成了小土堆似的模样。

“哎，真是可惜啊。”父亲低声叹息。

(作者单位系江西省湖口县第二中学)

中午放学路上，暖阳斜斜地洒在街角，一截裸露的水管下端垂着几支冰溜子，澄澈的冰体裹着细碎的光斑在阳光下晶莹发亮，像仙女遗落人间的魔法棒，清透又灵动。二宝一眼瞥见，眼睛倏地亮了，比冰溜子上的光斑还耀眼，欢呼一声便迈着小碎步飞奔过去，小身子凑在水管旁，踮着脚仰着头，满眼的欢喜都藏不住。他小心翼翼地伸出小手，试探着扳下一段长短适中的冰溜子，握在手里的瞬间小胸脯微微挺起，俨然一个小英雄终于寻到了得心应手的兵器。他把冰溜子举到阳光下，偏着头反复转动，冰体在不同角度的光影里折射出或明或暗、或浅或亮的光，像藏了一片小小的星空。他抿着嘴看得入神，小眉头轻轻蹙着——孩子对生活里的每一抹色彩、每一处新奇永远怀揣着最纯粹的好奇。

2026年的第一场雪成了新一年的温柔馈赠，洋洋洒洒的雪花落满天地，世界被裹进一片银装。雪停之后，气温时升时降，屋檐下、水管旁、树枝间，悄悄凝出了各式各样的冰溜子，这是寒冷独有的浪漫。冰溜子也叫冰挂、冰柱，是雪水或融水遇冷再度冻结形成的锥状冰体，雪融成水、水滴垂落、遇冷凝冰，三步流转便凝出了带着动态美的冰体，一根根、一串串聚在一起，清凌凌的模样既惊艳了冬日也震撼了眼眸。不知从何时起，因气候的细微变化，这份曾经冬日里的寻常景致，竟成了如今难得一见的稀罕物。

看着二宝握着冰溜子爱不释手的模样，我的思绪忽然被拉回童年。那时住的是低矮的土坯房，屋檐不高，大人抬手便能掰下长长的冰溜子，那是冬日里最珍贵的玩物。一群孩子聚在一起，总要攀比谁的冰溜子更长、更透亮，把它当作最威风的武器，追着、跑着、闹着；有些孩子还会把冰溜子凑到嘴边轻轻咬上一口，冰凉的甜意漫过舌尖，便是童年最清甜的滋味。淘气的小男孩还会趁同伴不注意，把湿润的冰溜子悄悄塞进对方衣服，惹来一阵嬉笑打闹——冬日的寒冷便在欢声笑语里消散无踪。

我的童年与二宝的童年隔着数十年，却因这小小的冰溜子有了温柔的共鸣。无论土坯房檐下的旧时光，还是街角水管旁的新欢喜，孩子面对冰溜子时的“如饥似渴”从未有半分改变。对孩子而言，冰溜子是创造无限快乐的玩具，是藏着自然奥秘的宝藏，是探索世界的小小入口。

时光流转，岁月变迁，土坯房变成了砖瓦房，冬日的冰溜子从寻常变成了稀罕，可孩子对自然的好奇、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热情从未因时光而褪色。那截握在孩子手心的冰溜子，藏着两代人的童年，也藏着孩子最珍贵的童真。

(作者单位系陕西省岐山县凤鸣镇南吴邵小学)

无处还乡

□王 谯

村西的老树下极力向西眺望，再低头凝视脚下的土地——即便是脚下的土地，不久之后也会被覆盖、被碾平，一个全新的世界将在此生长。

距离老屋不远便是我们村的祖坟山，我的爷爷、奶奶都安睡在那里。而现在，他们也被“搬”到大山那里。房子被拆进入倒计时，我们都成了拆迁户，却也无法兴奋起来。老屋承载着许多欢欣与憧憬，我曾无数次设想退休后回到老屋种菜植树，然后安然老去，如今方知连这念想也不过是一场幻梦。

我们现在住的房子